



恋情 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（左）和密友、绯闻恋人伊丽莎白·“扎扎”·马碧尔（Elizabeth “Zaza” Mabile）。波伏娃早年以她为原型写了很多作品。约摄于1928 年

传承

## 追随波伏娃的阿尔卑斯之旅

女权主义哲学家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把徒步远足作为启迪心智的旅程。本文作者追寻了她的足迹。

撰文：Emily Witt

Certy Images

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（Simone de Beauvoir）最早开始徒步旅行，是在1931 年。当时她只有二十出头，刚被调派到马赛的一所中学当老师。她在回忆录《岁月的力量》（The Prime of Life）中写到，起初她很反感这份工作。马赛距巴黎 776 公里，这也成了她和朋友们及爱人萨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之间的距离。但她后来则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，“老港口弥漫着焦油和死海胆的气味”，以及“吱呀作响的有轨电车和车厢外头像葡萄串一样挂着的乘客们”。随后，她发现自己迷上了徒步远足，于是“这场流放变成了度假。”

在学校教书的那几年，波伏娃养成习惯，每逢休假，就会在天亮前出门，“不论寒暑”。她会在地图上标出 5 到 6 小时的步行路程，后来增加至 9 到 10 小时，有时她一天甚至能走上 40 公里。她被一种“疯狂的热情”所裹挟，爬遍了这一地区的每一座山峰，“探访了每一道溪谷、山峡和深径”。之后 20 年间，她都会根据徒步远足的行程相应地安排她的假期。

波伏娃在后人的印象中，是哲学家、女权主义者、小说家，而非户外运动爱好者。然而她的回忆录中有相当的篇幅记录了她二三十岁时的徒步旅程：从滨海阿尔卑斯山、上卢瓦尔省、布列塔尼、侏罗山脉到奥弗涅山脉和南部山区（以上均为法国著名的山地徒步区）。自谢丽尔·史翠德（Cheryl Strayed）的《涉足荒野》和罗宾·戴维森（Robyn Davidson）的《沙漠驼影》两本书出版以来，将女性只身徒步旅行视作对女权的宣扬的看法也变得寻常。波伏娃在写作中流露出对感性主义的厌恶，所以她根本不像是那种会在某次登顶后获得顿悟的人。但从她的回忆录中却可以看到，在哲学成就之外，她还是一名被遗忘的徒步旅行先驱。她在回忆录中详细描写了那些年徒步远足的热情，而完美主义的人格和她“招牌式的乐观主义”结合在了一起：“我不会因为困难改变行程，而是直面挑战，把艰难险阻看作次要的东西”。波伏娃的徒步方式很独特。当时，登山在马赛是很流行的休闲活动，有很多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，波伏娃的同事们会经常集体远足，但她却总是独来独往。她拒绝“准专业的登山包、钉鞋、厚裙子和冲锋衣”，只穿旧裙子和帆布鞋。至于食物，她会带上一个装着几根香蕉和一些圆面包的野餐篮。波伏娃通常先乘巴士到起点，再搭便车中转。同事们警告她可能会遭歹徒强暴，她写道：“我不会因为担心这种事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枯燥乏味。”

我 2013 年第一次读《岁月的力量》，那是一本出版于 1970 年代、封面印有水渍的平装书。它是我从美国鳕鱼角（Cape Cod）的一座房子出发前随手“偷”的。我给自己找了一些让“偷”书显得合情合理的理由，比如它是本破烂的旧书，还长了虫，就是那种当你用手指想要拂开它们，却会把它们压成黑点的蠹虫。那个夏天对我来说不是很愉快，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读了她的回忆录。我惊叹于波伏娃的倔强顽固、她对幸福的追求和塑造自身的意志和信念。在那个年代，她选择拒绝一夫一妻制、同居和生儿育女，这些宣言使她成了时代的异端。如今，许多女性有意或无意

地过着这样的生活。我在那之前，一直把自己的境遇看成一种多少有些不幸的意外，但波伏娃为我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辩护，她解释了为什么独身意味着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。而她的远足，则是一种在孤独中寻求乐趣的方法。

去年 6 月，我从尼斯（Nice）先乘巴士再转出租前往滨海阿尔卑斯山，车把我送到了山脚下。我希望能大致重温波伏娃 1939 年在普罗旺斯的旅途，她在回忆录中称之为“徒步生涯中最愉悦的一次”。我起初计划从名叫 Bousiéyas 的小村庄出发，一路向北走到临近意大利边界的 Larche 小镇——1939 年，波伏娃来到 Larche 时发现小镇已经被军队占领，找不到可以住的房间，而通往 Larche 的山路仍被冰雪覆盖。我想避开 Col d'Allos——波伏娃曾经在那里掉进一条山沟。于是我决定用 6 天时间，徒步往南穿过山地，直至走回地中海岸边。我会经过 Saint Étienne-de-Tinée 村——波伏娃曾在一次为期 9 天的徒步旅行中，在这里抛下了精疲力竭的男伴，他本以为自己能跟上她的脚步。我的终点是蔚蓝海岸的小城芒通（Menton），当波伏娃在尼斯做 Baccalaureate（法国的大学入学考试）监考老师时，曾在这一带探游。

即使在波伏娃的年代，这些山路就已在地图上被清晰标注出来，并沿路设有路牌。她写到自己利用米其林地图和其他一些指南来仔细规划自己的行程。如今，这些路线更加成熟完善。这片地区在 1979 年被划为马尔康杜国家公园（Mercantour），在一整天的徒步中，常能看到锈迹斑斑的提供双人床的宿舍和餐室，所以我无需随身携带食物和帐篷。设施最完善的几条路线已成为法国人口中的“Grande Randonnée”（意为山地徒步穿越干道）。我的路线包含了一部分 GR5，整条 GR5 南北贯穿阿尔卑斯山，从荷兰一直到地中海，以及 Via Alpina 路线，从东向西跨越阿尔卑斯，直至斯洛文尼亚。

我没有打算完全复制波伏娃的足迹，只是想要尽可能接近她在旅途中的精神体验：独自徒步、自我驱动、随机应变……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缩减到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：每天步行的体力消耗。当时我刚写完一本书，几个月以来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无法摆脱的负担，恨不得把大脑放到一个充满营养液的羊膜容器中，直接连上键盘。我想切换到另一种生活中，多用体力少用脑。同时，随着波伏娃的文字对我影响的日益加深，独自一人在阿尔卑斯山徒步，也是对波伏娃关于性与性别思考的一种检验。假如旅途很痛苦，我就不会再信任她的观点。

波伏娃不仅在徒步旅行中宣称“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”。她在回忆录中呈现的生活也严格遵循着一系列准则：和萨特之间保持自由开放的两性关系、远离对家庭的责任生活、拒绝同居和养育子女，以及追求幸福并将之付诸实践。她那顽固的乐观主义有时呈现出荒谬的一面：“这一定不会降临于我，不会有战争，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”她在 1939 年徒步行经普罗旺斯时，仍然这样告诉自己。





世界女性 1945 年的波伏娃，在她写出女权存在主义代表作《第二性》的四年前。

我并不完全相信波伏娃在回忆录（1960 年出版）中谈及的她对异端生活方式的从容应对。我也知道她因为拒绝让自己的理想屈从现实，直到很晚才表达了对斯大林主义的谴责。但也正是这种拒绝接受他人的告诫和拒绝自怜的态度，使她清晰阐述了女权主义，提出了当时看来很荒谬的问题，即女性是否是后天形成的。波伏娃相信，通过清晰表达对生活的一系列思考，拒绝与自我相悖的束缚，就可以摆脱社会强加给人的角色。徒步旅行正是她将对生活的追求付诸实践的一种自律练习。她先设定一个目标，当走得足够远，便没有其他选择，只能走完全程。没有谁会在半途伸出援手，也无法从自己设定的现实中逃离。

我在徒步时并没有穿着帆布鞋和旧裙子。我穿了徒步靴、尼龙裤和防水外套，还带着指南针和地图。整个 6 天行程中，我有两天和恰好同路的人结伴而行。我觉得没有理由非要从头到尾坚持独身，但大部分时间我是一个人，连续几天体验着彻底的孤独。沿途我见到几个独行的男人，但没有碰到独自远足的女人。到了晚上，在旅店里，独身而行的我总会成为别人的话题。很多人称赞我的“勇敢”，但我觉得这些法国人其实在说我“愚蠢”。这让我假想波伏娃独自旅行时，遇上她脸上挂着“轻视的微笑”的同事们。一路上每天天气都是类似的：早晨是晴朗的蓝天，下午下起大雨。我走过装点着野花的草地，在光秃秃的岩峰之下穿越松林和溪流；我遇到了土拨鼠、岩羚和一头毛发蓬乱的野山羊；我经过一座座开满紫丁香的小村庄，野猫在花园里蹲坐着，目不转睛盯着那些丁香花，还遇到了圣伯纳德犬（阿尔卑斯山地的雪山救援犬种）和一只羊驼。早晨，我总会用一只玻璃碗喝咖啡。我看着

雾气从伐倒的树干上升起，听着雨声和牛铃的混响，仿佛爪哇人的加麦兰琴（gamelan，一组印尼管弦乐器）。有时我会失却了沿途红白色路标的踪迹，然后突然又发现它们出现在眼前。我手脚并用，爬过堆满砾石的山路，雨中的石块是紫色的，路上时不时会结冰。我跳过了一段会经过滑雪场的路，一位校车司机为表示怜悯之情载了我一程。有一天，我幸运地和一对来自巴黎的幽默夫妻同行。我们一起走了 29 公里（18 miles），一起在雨中从泥泞的山坡滑下，还遇见了一个牧羊人——他长着我一生中见过最特别的胡子，牧羊犬绕着他乱转。我还看到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，脐带都还挂在肚子上。

最后一天，我面朝地中海一路下山，在岩石和之字形山路间穿行，膝盖关节濒临“罢工”。沿途的地貌从荒凉的月球表面逐渐变成湿润的落叶灌木丛，又变成褪色的岩石和半干旱植被。我看见树下被丢弃的牛仔裤和塑料水瓶，而前方就是花园修剪精良、拥有泳池和热带鸟舍的豪华别墅区。瞬间，开阔的海面和游艇港口映入我的眼帘。我做到了。我找到一条公园长凳坐下，摩托车飞驰而过，我换下了徒步靴，蹒跚走到火车站，乘车回尼斯。那是从意大利边境进入法国的第一站，在火车站，我还看到一群背着背包的非洲裔和中东裔男子被赶进警车。

认为生命只有自我意志，或一个人可以脱离他人的关爱而幸福地生活的想法，是一种妄想。但有时候，你可以营造出一个暂时性的环境，获得一种成就感和自我依赖，来让自己振作。6 天的时间，也许就够了。一如波伏娃曾写下的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需关注“野花、野兽、石径和广阔天际，体会自由支配自己四肢和肺腑的快感”。■